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三



隱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後漢

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榘奮擊。音節諧捷。神氣

云自是可傳者少

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劉云四則皆處仲至此款盡。王云老賊故自豪。此意尤可憐。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劉云如此復何請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曠日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脚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架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衣。其狀磊落。一坐

劉云似謂檻致之耳。古言俗字容有通用。

劉云。馥心不服桓。故稱王以劣。桓然。

桓寔勝王。王云。故雖敗猶令。有餘畏桓。溫所見。

尋陽

劉云。溪刻難不可。大要。是若詩。

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玉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此溪刻自處。皇甫謚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

子。頻顧曰。惡用此。鴉鴉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

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鴉鴉肉邪。仲子出門。哇

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雁。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

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

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

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

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

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

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

不節。

陳林道在西岸。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珍。光祿大夫。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

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達為西

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

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歎

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

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

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

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云可

年二十。於是竟坐不得談。

劉云小名鎮惡遂
能斷彘弟不知當
時相温婉此兒不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

史贈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

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後車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劉云此漫何足語人

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

太常卿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

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

知曲所

云以此為達可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

潘數年後潘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

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尋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

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

卒博士孔潘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

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始

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

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訖嗟異妻以

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

貶睢陽太守遷東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

海入為禮部尚書

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如婢僮

寒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

充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

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章之晉辟授兵曹參

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

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

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

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

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

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

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卧

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

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

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玉。璘事。長流夜郎。遇赦還。卒。登華山落鴈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於宣城。卒。登華山落鴈峰。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峰。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詩品曰。眺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滕達道微時。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年

無功。誇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挾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

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

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

妓樂會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行。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在外舅杜祁公家。宋

日。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

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

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記

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為留侯。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闔。字子春。吳郡吳人。陸

暢之。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

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闔。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致會稽郡獻越布。

越布。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象
茂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
玄甚耻之曾詭形於色明帝恨之

遷玄為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
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

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
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

為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

劉云何其開爽

追贈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
性愛香嘗上廁還

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
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
心頻眉見者皆以為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

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
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
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
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安國問安

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
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
七尺八寸偉容

松下風

岩下電

何至委頓
王云未聞醜人必
為群姬所嗤好事
者之談也語林云

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

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

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

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甚清。矚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少時甚美。風儀閒曠。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過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

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額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

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

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

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壽而崩。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惜病困。詔遣黃門郎

王夷甫省之。措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和形骸。梁祚魏國統曰。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曠。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陸士龍好笑。嘗著縑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

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詔此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

劉云覺甥之好

璧人

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曷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瑯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

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轍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

荆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

輿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

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繫。保而用之。可作

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佻下形。

云太白全用此。似切似偷。

劉云諸許猶言一切。

劉云觀此語元規
魏我可想

王云王意重殷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
復不淺。因便捷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
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醜。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

標。今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相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

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

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琨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

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
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

劉云美物亦醜

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温稱爲加授桓公公
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
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如固自有鳳毛。天

劭也。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林語

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語。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言先在

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一客既去。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

劉云書中真水

云此東亭雅語
石恐未肯便淡

云与神君語映

云意態略似但不成語

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

云庾亮是

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詰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素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綵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綵，陳郡陽夏人。父蕭，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

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

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隋書曰：密字法主，真鄉公，行之從孫。

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魏公設壇即位，歸。煬帝見之，帝第二子，弒父自

立。承富強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謂宇

窮侈極欲。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弒。周武

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

衛大將軍。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

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寬

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代宗朝。拜幽州盧龍節度使。留京師。

涇原兵作亂。奉泚為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佖與衣

冠數人。佖為奴。求出城。佖最寢。腹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如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

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請行在。并拾遺。佖清勁溫敏。所交皆

當時第一流。與劉角慶特相友善。佖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

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

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豔跡。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豔跡。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豔跡。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忘。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明郡中三害。河卽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

勵終爲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匡人齊萬年反。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

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

峰嶽。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劾歸機。

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滌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

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不亦刮腹飲灰洗胃。

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承。南嶽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參軍。高帝為南兗州。伯玉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常衛左右。

見親信。永明元年。以事伏誅。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畚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為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士。充甫。卷之三。九

企美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聊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

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

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

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

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

劉云至無緊要語
懷抱相似

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巴

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

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清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

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

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勲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

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索彥道索航別見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素氏譜曰航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

更有一人配卿。

王曇首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瑯琊王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運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玉郎歌。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醉。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

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俊之子也。潔白善。

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人日登雲龍門。懷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懷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謙。并為崔瞻父子。

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懷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

人傷懷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

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葺河渚。間以息身。馬。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觀

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一。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

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劭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解藥。以終其世。

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耿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大乎。獨能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真素。徒與相成其天。

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

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

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索靖所書。羊愔能書人姓名曰。敬皇索靖。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體。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閣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閣立本。大齊名。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

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各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馬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爲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授獎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澧。皆由獎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名。世號。

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蕭李。

世號。

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蕭李。

世號。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曰。顯士常使

一備僕名杜亮。

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權考功郎中。知制誥。

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策。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

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

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傷逝

龔勝死。

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

楚父老來弔哭

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

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

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

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

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

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

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

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

盡收諸狡滑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甫等共劫太

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

陽都。郭林宗哭之於野。

檀弓曰所知吾哭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云，邦國殄瘁。

大雅瞻瞻烏爰止。

不知於誰之屋。

小雅正月詩。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

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

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尅期。後期至。元伯具

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

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

為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

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後漢書曰。式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

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小雅蕩詩。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暘。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世說唯傷逝
無一語不解
打瓦
劉云不似送客書
能驢鳴

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詼其母。人之所好。

儻亦同之。

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上為壚。四邊高似壚也。

顧謂後車客。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

縶。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類川庾爰

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

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

望之隱然。蓋諸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

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

見別

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

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魄。猶應登此。

十道志曰。祐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

預名其碑。為墮淚碑。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為卿作體似直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蚤亡。戎

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

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

自勝。人問子何如。而致哀如。咸和中。丞相王公。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還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

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

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

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既寡。將改適。與

亮書及之。亮荅曰。賢如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必。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

劉云皆無據。獨遺此第頁後入筆墨耳。

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午。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謹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箸

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

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

法虔。道林同學也。雋朗有。理義。道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

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王云支公乃亦邪
名理何在

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已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云

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

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丘也。高墳鬱

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羊氏譜曰。綏字

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

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

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

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

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

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

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子建。箜篌引。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玄與羊欣

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

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

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

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椁桶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

世說補。卷五。

世說新語卷之四
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柩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纏。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句。擘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悠。上為循覽。悽然。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

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簡文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乃掩鐸。長淮絕澗。去歲

冬中已傷劉子。謂孝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詭。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

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任至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弒

之為侯景幽繫。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

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題壁陷石頭城自稱漢王相東王繹起兵斬之。

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

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恐三光

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

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

眭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歎曰崔公死誰能

更容眭夸。北史隱逸傳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遂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大

度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

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

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

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

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經一時乃止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略

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僧牛隱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

爲之語曰。避世墻東玉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

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

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

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

日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亨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民說無彊也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

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隸高士傳日向長字子平

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

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辭乃止後漢書日向長河內朝歌人

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華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

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及見康

柴車福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

嘯聞百步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

王云有為之教四字甚深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許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條然曾不眴之。籍乃嘒然長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腎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佳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

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廡得戕命。笑曰。茂

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寔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如云借看

世說補

卷五

七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起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蘇曰：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蘇嘗為二府。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蘇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

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

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

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浪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

子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瀟人。驃騎將

劉天古無此語

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

臨江。荊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

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

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

因陳無用。儵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

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林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

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

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在。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桓榻。與冲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颺。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請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

王云按此語似深

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孟處

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詢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還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芴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

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逵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任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

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

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

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願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郝尚書中興書曰郝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

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與謝居士善常稱謝

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

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

王云此許故未易

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韵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

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
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
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
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
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

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郡閭所稱。宋高祖辟王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
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

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執顯。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
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稽

舊志曰。三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傾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閭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有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

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史

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魚復侯。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為魚復侯。為江州

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

居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菹蔞蔞生韭雜菜

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

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

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

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

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荅曰釣亦不得復

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

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廩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

丑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

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

世說補 卷之四
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
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
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

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為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

仙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沙彌。王晞小字也。北史曰。晞字叔朗。北

有風則齊亡。周武帝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

以為儀同大將軍。水。圖經曰。洛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鞏縣。入於

古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
壑。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
公侯共之。一畝之官。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與范陽盧元明。北
史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
風采閒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
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鉅
自為佳士。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
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為
大司農卿。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

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
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
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

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為。隱居不仕。高士。寶益

州遺以衣服。逼為鄉正。劉昫唐書曰。寶軌。字士

之子也。武德三年。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

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

芒屨。置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易米置本

虞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

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

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

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

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

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蓋

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

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

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

世說新語

錙酒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

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果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相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

害。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

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輿地志曰。苕溪源自天目。一

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昔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為一溪。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射。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

有花。裊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謂慎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

種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種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材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

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鈞軸頗為士夫所稱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

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紹滿塘之句亦見賞于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與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

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

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召為諫議大夫周輝清波雜誌曰師

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三紀南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